

我的老教练

1

等我低着头把跟阿果的事情说完之后，抬起了脑袋。不出我的所料，李哥坐在那里，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，惊讶、奇怪、愤怒、怀疑？我不知道。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我形容不出来。

不仅是李哥愣了，还没来得及坐下的凶器也愣了。他也跟看外星人似的看着我。要是换了别人，他肯定上去就是一脚。可我跟他是兄弟。

不等李哥说话，我的手摸向背后，「刷」的一下就拔出一把刀子来！

所有人没有料到我这个动作，包括拐子和小妖。凶器往前猛跨一步，大喝道：「西毒，你要干什么！」

我没有说话，朝着自己的大腿就是一刀！

这一刀扎的太猛，鲜血都迸溅了出来，在那瞬间，我感觉不到疼，只觉得有个坚硬的物体进入了我的身体，心里狠狠的抽了一下。当我把刀子拔出来的时候，鲜血随后涌出，我才感觉到了缓缓传来的阵痛。

「西毒，你.....」凶器大声喊着，上来就夺我的刀。我抬起头，冰冷的朝他说了一句：「凶器，你闪开。」

「你这是干什么啊！你.....」凶器根本不理睬我的话，他只顾着夺刀。我没有跟他客气，朝着我另一条腿又狠狠的扎了下去！

今春不减前春恨，新酒又添残酒困。两伤叠加，我疼的一个哆嗦。

凶器一个手按住我的膀子，另一只手就要去抓我手中的刀。我把刀别在身后，害怕划伤了他的手，接着一把推开了他，然后把刀举到面前对着李哥说：「李哥，我对不起你，这两刀就算我对自己的惩罚。你要是有什么不满，你再捅我几刀，我西毒就跪在这，一动不动。」

李哥没有说话，他就那么严肃的看着我。果然不愧是老大，就在我刚才拔刀出来时，他坐在椅子上动都没动一下，看那样子，他根本就不害怕我会拿刀向他捅去。现在我跪在地上，顺着两条腿流出来的血把我的裤子和膝盖下面的地面全染红了，像一条红色的小蛇一样向着李哥的方向爬去。

李哥脸色铁青的伸出手，接过了刀。小妖跟拐子二话没说，全都「扑通」一声跪在了李哥面前。我顿时激动的想哭，他妈的有这么几个好兄弟，就算死了也不亏了！

李哥捏着刀，忽然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一下把刀子甩了出去。站起来指着小妖跟拐子骂道：「你们两个他妈的跪在这干什么，还不快点送他去医院！」

小妖跟拐子立马站了起来，架着我的胳膊就要扶起。我硬生生的拗着劲不肯起来，看着李哥说：「李哥，我今天只要你一句痛快话。」

「我当时真是瞎了狗眼，引狼入室！」李哥一脚踢翻了椅子，转过了身去不看我：「以后记着对阿果好点！赶紧滚！」

「谢谢李哥！谢谢……」我被小妖和拐子搀扶了起来。话没说完，我就开始哽咽，眼泪哗哗往外流。

「有本事拿刀捅自己，现在还在这哭，你的本事呐！」李哥转过头又朝拐子和小妖骂了起来：「你们两个傻逼啦，赶紧送他去医院啊，想看着他流血流死啊！」

小妖开车，拐子脱下衣服按在我的伤口上，我看到他急得满脸通红。可是我一点也不着急，我心里觉得好轻松，从来没有这般轻松过，一阵一阵的虚脱。我软绵绵的靠在拐子的身上，说：「拐子，我成功了，谢谢你，兄弟……」

拐子却没有搭理我，而是一个劲的朝小妖喊：「开快点！」

事后拐子告诉我，当时我的脸色像纸一样苍白。

被送到医院之后，我已经记不清发生了什么了，意识一片模糊，出现了失血过多濒临昏迷的前兆症状。

右腿伤的一般，并无大碍，但左腿那一刀扎的太深了，划破了动脉血管，造成了失血过多。于是，我在医院里接受了平生第一次的输血治疗。看着那一滴一滴的红色液体流进我的体内，

我终于心满意足的睡了过去，仿佛这个世界上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忧愁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看到阿果坐在病床边上，没有画烟熏妆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刚哭过。她看到我醒来，急忙扶住我的肩膀说：「刚给你腿上缝了线，别乱动。」

「阿果。」我看到她坐在身边，心里说不出来的踏实。一张口，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哑了：「阿果，以后咱们就能在一块儿了。」

阿果握着我的手，眼泪「啪嗒啪嗒」滴在了床上，她哽咽着说：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呢，你傻啊。」

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」我说。这也是我的心里话。

阿果一下抱住我，趴在我的肩膀上「呜呜」哭了起来，那温热的泪水又一次浸透了我的肩膀，暖的我心头发烫。一旁的小妖和拐子见状，对我竖了一下大拇指，偷偷的溜了出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李哥也来病房了。阿果看到李哥进来，抹了抹脸站了起来叫了声「李哥」，那表情还有些尴尬。

李哥倒是没什么，落落大方的摆了摆手，说：「阿果，西毒这就交给你了，这几天伺候好他，可别落下什么病根。医生说他的腿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失血过多，你多给他弄点补血的东西吃一吃。」

「李哥，我.....劳你费心了。」我想了半天就憋出了这么一句。

「妈的敢抢我的妞，等你出院了好好给我干活！西毒我告诉你，你以后要是再给我弄这档子自残的事我饶不了你，下次你再当着我的面拿刀子我先戳你几个透明窟窿！」李哥指着我骂道。

虽然挨了骂，我却高兴的咧嘴笑了起来。直到现在，李哥也是我少数极为佩服的人物之一。他能够在龙蛇混杂的天津卫站得住脚跟绝对不是凭运气，他的胸襟，他的气量，还有他对兄弟们的态度都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。

在我住院的几天里，阿果一直陪着我，晚上也在。原来跟她说句话都是奢侈，现在却能够朝夕相对，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。在我住院期间，王辉过来看过我一次，不过他上午回去之后，下午又过来了一趟，还带着杨蒙。

原来这小子嘴贱，在路上碰到杨蒙，无意中把我住院的事说了出来。杨蒙死活闹着要过来看看我。进来之后，她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阿果，愣了一下。这次杨蒙挺好，表现的大大方方，就真的像是我一个关系比较不错的同学老乡。可是她的脸色，却偶尔泛出一丝不自然来。

杨蒙跟王辉走了以后，阿果靠在我身边，有些撒娇的问：「那是谁啊？」

我一把搂住了她的蛮腰，笑道：「有了你，什么都是浮云。」

「坏蛋。」阿果靠着我的耳朵出气，让我浑身发痒，「等你出院了，开自行车带我逛滨江道。」

就在我出院的前夕，学校班长小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当然他并不是问候我病情的，因为他并不知道我的情况。他打电话，是为了告诉我一个十分操蛋的事情。

2

班长小齐告诉我，在统计最后学分的时候，发现我有一门马克思经济学的课程没有及格，这门缺失的学分将导致我不能毕业。我大骇道，不是还有重修吗？小齐非常惋惜的告诉我，没法重修，因为这个学期没有开这门课，只能等下个学期了。所以.....小齐沉吟了一下告诉我：「今年肯定是没有戏了，你要再上一个大五。」

哦，大五。这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头衔，今天终于光荣的落到了我的头上。我好像步着为数不多的前人的足迹，被挂到了旗杆上接受众多学弟学妹的瞻仰。马克思，一切皆因你而起。

放下手机，我回想了一下，考马克思经济学那个时候，正是李哥生意最忙的时候，应该是他把我这茬给忘了。现在怎么办？让李哥帮我摆平这件事？想想还是算了吧，阿果的事刚过去，我不想再求他。

得，大五就大五吧，就当哥们又深造了一年。

十来天之后，我拆了线。伤口恢复的很好，但仍未消肿。现在摸摸缝合的地方，还能感觉到硬硬的肿块，那是在伤口恢复期，肌肉纤维生长过快导致的。

拆线的那天晚上，我叫上拐子，凶器，小妖他们三个，带着阿果，在基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几乎喝了一个通宵的酒。那是我有生以来，喝酒喝的最开心的一次，真是千杯不醉。白酒啤酒掺着喝，一杯一杯的下肚，心里全是喜悦。

阿果喜欢抽烟，我没有让她戒烟，我并不想让她为我改变什么。在我住院的那几天，她为了照顾我，就一根烟都没有抽过。我喜欢看她抽烟的样子，尤其是她叼着香烟，给我们几个倒酒，那真是迷死人了。

「阿果，不不，果姐……」舌头喝大了的小妖冲阿果说：「以前叫你……嫂子，现在要……叫你……弟妹了。」

阿果淡淡一笑，并不答话。她没有再化烟熏妆，那小脸越发显得清秀精致，让我忍不住捏了一把。

「西毒，兄弟，这一杯我要敬你。我算是服了，你比哥哥我要狠。」凶器当兵下来的，酒量出奇的好，就属他越喝越清醒。他端着杯子说：「我当年也只是拿着军刺捅别人的大腿，你小子他妈的拿刀子捅自己的大腿。当哥的，我没话说，就是服！我先干了！」

凶器说完，一饮而尽。我也不含糊，端起酒杯就干了个底朝天。阿果一甩手，优雅的把烟头弹了出去，给我俩把酒满上。她那利落的动作看的我心里直发痒，非要灌她一杯不可。阿果也不推辞，拿起我的杯子一饮而尽，引的小妖拍手叫好。拐子则在一边撑着个脑袋，眼神迷茫的看着这一切。这里面他酒量是最差的，坐在那里纯属死撑。

那个小饭馆，那个夜晚。店老板都去后面睡觉了，就剩下我们五个人在尽情的嬉闹。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个晚上，那是我们兄弟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喝酒。

七月初，毕业生离校。我去火车站送同学，小齐，老朱，林子，还有杨蒙……临上火车的时候，班长小齐拍着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的说：「欧阳，你现在已经是大学了，好好干，别给咱兄弟丢人啊。」我颇为无奈的点点头：「那是，那是。」

送老朱的时候，这家伙抱着我哭了。虽然跟他们在一起住宿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，但他们却在这个城市流连了四年。四年，青春的岁月中有多少个四年可以挥霍。老朱不是为了离开我而哭泣，也不是为了离开这座城市而哭泣，他是为了离开这一段青春的回忆而哭泣。

走吧，老朱。我轻拍着他的肩膀说。走吧。我永远的下铺。

送杨蒙走的时候，王辉也来了，这两个家伙在我看来，根本就是死党，结成了对付我的统一战线。在快要上车的时候，杨蒙回头，拉着我的衣服说：「欧阳，我要走了，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」

「问吧。」我说。

杨蒙很认真的看着我：「你告诉我，这四年里，你到底一直都在做什么？」

「不是都告诉你了吗，我一直在帮着亲戚家里养猪。」我也很认真的回答。

「哇……」杨蒙立刻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向火车上跑去，我听到了她飘过来的最后一句话：「你到最后都不跟我说实话……」

说什么实话？唉……那种事情不是你应该知道的。我倒真是希望我在帮亲戚家里养猪。

杨蒙的火车开走了。我一回头，王辉这小子站在旁边，眼圈都红了。我好奇的问：「你多愁善感个什么劲？」

我这一问不当紧，王辉的眼泪「啪嗒啪嗒」掉下来了。他朝我胸口上就是一拳：「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东西。」

没心没肺？是啊，相比四年前，我确实是无心无肺了。当时我刚进学校的时候，老朱还说我脸上挂着「农村红」呢，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年？但这四年下来，我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的拳头上，蘸了多少人的血。我的腿，又让多少人在拳台上残废。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环顾站台，送行的都已经离去，空空荡荡。走了，都走了，只剩下我，在这里读一个传说中的大五。

我继续我的生活，一切都是按部就班。我基本徘徊在拳赛的残酷和阿果的温存之间。时间走到了我「大五」的寒假，却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：当时春运过于紧张，我怎么也买不到过年回家的车票。

眼看着年根逼近，我却是一筹莫展，春运当头，一票难求。阿果对我说：「别想着买票了。我开车跟你一起回去过年。」

「你跟我回去？」我有些惊讶，「你过年不回贵州吗？」

「我回去有的是时间，你就别管我了。」阿果行事相当利索，直接拎起包对我说：「走，回曹州。」

3

阿果开车，带着我回到了家乡。我一再顾忌，但不好意思说出口——阿果看出了我的担心，她说：「放心，我在你家是不会抽烟的。」

哦，这样就好多了。我一颗心放进了肚子里。

到了家里，父母一看我带了个女朋友回来，惊讶的都不会说话了。也怪我，临行匆忙，没有来得及跟他们说一声。

我很尴尬的介绍：「这是阿果，我.....同学。今年过年，呃，在咱家过.....」

母亲又惊又喜，急忙拉着阿果的手坐下，问这问那。可是沟通有问题，我母亲是本地人，没出过远门，不会说普通话。我还得当翻译。

父亲还好，当年跑过许多地方，普通话也会略讲一些。他听说阿果家里是贵州的，便说道：「贵州好啊，不错的，当年我跑长途的时候到过安顺的黄果树瀑布。」

「是吗。」阿果高兴的说：「我家就是安顺的。」

我母亲问我们怎么回来的，我说开车。母亲惊愕的问，你都已经买车了？你不是连开车都不会吗？我忙说不是，是阿果开车

带我回来的。她有一辆车。我母亲十分赞许的看着阿果，说：
「这闺女真有出息。」

接着又跟上了一句：「配你都白瞎了。」

阿果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，那种堕落的颓废感在我父母面前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朴素勤快的山村姑娘的形象，帮我母亲做饭，扫地，打扫卫生.....让我颇感意外。

「这闺女真好。」我母亲看着在厨房剁饺子馅的阿果，由衷的感叹道。

「嗯，是挺好的。」我附和着说。

「阿果今年几年级了？」我妈问道。

「哦.....她已经毕业了，留在天津工作。」我想了一下。

我妈一听这话，敲着我的脑门说：「为啥人家都毕业了，你就要偏偏再上一个大五呢？你说你丢不丢人，丢不丢人？」

「我那不是一时疏忽嘛！」我急忙往后退去，揉着被敲的生疼的脑壳。

「哎.....」我妈如释重负的叹了一口气，说：「其实看到你们都慢慢安定了，我心里也就放心了。前一段时间你表姐也回来了，不过没等过年就走了。她说她的那个唱歌组合叫什么机器来着？」

「梦机器。」我赶紧说道。原来在 KTV 还唱过她的歌，把小妖他们给震了一把。

「对，对，梦机器，这名字起的还真是洋气。她说她的那个梦机器跟一个什么公司签约了，以后就能靠唱歌赚钱了。我跟你大姑听了都挺高兴，你表姐她也算熬出来了！」

「签约了？」我高兴道：「表姐混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混出个名堂了。」

我妈忽然想起来了什么：「对了，你凑空去看一下你郭教练吧，你原来逢年过节还去来着，这自从上了大学就再也没有去过。」

「哪个郭教练？」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

「体委的那个，教你散打的郭教练啊！你这是什么脑子！」我妈嗔怒道。

「哦，哦……」我想起来了。体委的郭教练，我没上大学之前是一直在他那断断续续的练散打呢。幸亏我妈提醒，要不然真就把这位授业恩师给忘了。

「你凑空去看看他，过年总得走个人情不是，多掂点东西。前几天我在路上碰到他，他的小儿子都快满月了，你别忘了给他包个红包。」

第二天，我就带着阿果去看了郭教练。郭教练不到四十，今年又添了一个二小，看到我来十分的高兴，接过我手里的东西

说：「乾子，来就来了呗，还拿那么多东西干嘛。你还能记着我这个教练我就很高兴啦！」

「呵呵，郭教练哪的话，在外面上学一直挺忙的，前两年就想过来看你来着，可就是被好多事耽误了。」我面不改色的违心说道，接着从兜里掏出红包：「这是给小孩满月的。」

「哈哈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」郭教练习武之人，落落大方，接了我的红包，转身对师娘说：「今天炒几个好菜，打电话把顺子也叫来，我要跟乾子喝一杯。」

顺子也是以前郭教练的徒弟，跟着他的时间最长，算起来是我的大师兄。掐指算算，也有四五年没见了。郭教练开玩笑的说：「乾子，你女朋友长的可是漂亮啊。小心点，别被人家给抢走喽。」

我也乐呵呵的笑了起来：「公平竞争，不搞垄断。」阿果则是大方的微微一笑，看来她对这种夸奖之词已经是司空见惯。

大师兄顺子也来了，我们几个就在郭教练家里喝了起来。喝到兴处，顺子捏着我的胳膊说：「师弟，你这几年的身板又见精壮了啊，一直没放下训练吧。」

「嗯，在那边也一直练着呢。」我说，「教练原来教过咱们的嘛，一日练，一日功。一日不练十日空。」郭教练听了乐呵呵的笑了起来。

我说：「师兄，你这身板也是不减当年啊，也一直练着的吧。」

「半练半教，在外面一个散打俱乐部当教练，这也是过年刚回来。」顺子呵呵一笑，「咋地，让师兄检验检验你这几年的训练成果？」

我当时也是喝到了兴头上，高兴的说：「好啊。原来你就老欺负我，我早就想报仇了。」

「打归打，就是试试手，都给我注意点，大过年的伤着可不好。」郭教练喝的满面红光的说道。

就在教练家的客厅里，我跟顺子交起手来。虽然速度很快，但我们两个都有数，轻拿轻放，只比招式，不比力量。

顺子还是典型的散打站架，重心来回移动的比较轻快，可见这几年他确实没有放下过训练，否则身体的掌握不会这么娴熟。我架起双拳，仔细的观察着顺子的动作，脑子里回忆着以前顺子惯用的招式。

我小小的移动着步伐，慢慢贴近他，我在给他制造距离。果然，就在我移动到适当距离的时候，顺子一个前腿侧踹踢了过来，直奔我的小腹。对于这个腿法的预动，我真是太熟悉不过了。我双手一架，就抓住了顺子踹过来的腿，然后朝他的膝盖就是象征性的两个顶膝。接着放下他的腿，我一记抡扫踢了过去，顺子一歪头躲开了，连着一记后手直拳反击了过来。

我没有防御，也没有躲闪，而是贴着他拳头靠了上去，顺势一个转身，打了一记反身肘。这一招 180 度反身肘速度并不快，但是在绝对近身的距离下，顺子还是没有能够防住，不偏不倚的砸在了鼻子上。

顺子立刻用手捂着鼻子往后退了两步，我赶紧上前扶住他：

「师兄，没事吧？」

「没事，没事……」顺子含混不清的说。话虽如此，他的眼睛开始发红，控制不住的流泪。鼻子被打中了都这样。想来他一直在在外面做教练，肯定没有我处在生死线上锻炼的狠。

「乾子，你用的这不是散打？」郭教练站了起来说。我转头一看，他的脸色变得好严肃。

「我……这是散打啊……」我看到了郭教练的脸色，心里有些忐忑。

「你这是很明显的泰拳风格，还以为教练看不出来？本来练的是散打，你怎么又改成泰拳了？」郭教练的口气很严厉，师母在一边直拽他的衣服。

「我就是把技术改进了一下，其实都差不多……」我话还没说完，郭教练就生气的道：「散打技术还需要你来改进？那么多的专家和运动员是干什么的，难道有缺点就等着你来发现吗？」

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教练你听我说……」我正想争辩几句，可是教练根本就不给我争辩的余地：「你好好练散打，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会出成果的。不要觉得这个好，那个好，这也学点那也学点，到最后弄的不伦不类，什么都练不好，只是浪费时间。」

「郭教练，我真不是那个意思啊……」

郭教练又叹了一口气，语气稍微缓和了点：「乾子，教练也是为你好，你们是我带的几个比较不错的学生了。不要老想着别人的技术好，先把我们手里的东西练透了再说。邯郸学步的成语你知道吧，什么都学，结果连自己怎么走路都忘记了。不是我说你，教练是不想看着你走弯路啊。」

「行了，行了，教练，师弟，大家都别说了，喝酒，喝酒，这菜都凉了。」顺子见状，赶紧从中间打圆场。

从郭教练家里出来，我的心情闷闷不乐。阿果看着我，扑哧一声笑了：「你看看你，不至于吧.....对了，这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，带我去逛逛吧。」

我想了一下：「去趟黄河大桥吧，我想看看黄河了。」

阿果开车，带我去看了黄河大桥。外面的风刺骨的寒，我就坐在车里看着黄河，一时间百感交集。

「怎么了，还在为你教练的事窝火呢？」阿果靠着我说。

「没什么。」我摇了摇头，「我知道郭教练从小练散打，又是从体工队退役下来的，他的老思想是改不了了。可是.....固步自封，盲目排外，中国武术怎么才能进步啊。」

「哎呦，你的境界还挺高呢。」阿果故作吃惊。

「那是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」我一本正经。

「哈哈.....」阿果被我逗笑了，过了一会儿她忽然紧紧的抱住了我，说：「我不想着什么天下兴亡，我只想跟我爱的人永远在

一起。」

这一句话把我所有的不满和愤懑都融化了，我顷刻间变得毫无脾气。在阿果的怀抱中，我闭上眼睛，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也觉得那么柔软。

「欧阳，以后别再打拳了，退出吧。跟我过普通的日子，不好吗？」阿果在我的耳边轻轻说道。

「我也有想过.....可是，我觉得我的目标还没实现，我还想变得更强一些，然后再赚多一些的钱。」

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，在那个圈子里，是没有人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的。想想大虎，想想阿强，我不想到最后你跟他们一样。」阿果紧紧的抱着我。

「阿果，你也太悲观了吧。话不能这么绝对，乃昆不就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，赚够了钱回到泰国去了吗？我要向他学习，以后我们的生活也会很幸福的。」我拍着阿果的肩膀安慰道。

阿果忽然不说话了。良久之后，她才伏在我肩头低低的说：

「欧阳，你真的以为乃昆是回泰国了吗？」

